

[法] 罗曼·罗兰

约翰·克利斯朵夫 下

Jean Christophe

[法] 罗曼·罗兰

约翰·克利斯朵夫 下

杜志明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卷 六

第 一 章	(477)
第 二 章	(483)
第 三 章	(494)

卷 七

第 一 章	(531)
第 二 章	(570)

卷 八

第 一 章	(627)
-------------	-------

卷 九

第 一 章	(721)
第 二 章	(769)

卷 十

第 一 章	(829)
第 二 章	(852)
第 三 章	(893)
第 四 章	(913)

卷六

第一章

耶南是法国连续了几百年、血统纯正的世家，虽然经过了变化，但乡土气息仍很浓厚。那里少数的人有一种潜在的理智，呼吸着这里的气息。

在这个古老的城市，土地潮湿，四周是单调的田野，农庄，小溪，森林……没有一点优美去处，没有一座纪念建筑，也没有名胜古迹，更不能引人入胜，但这里能叫你割舍不得。如果初次领教会让人受不了而会反抗的，但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人却摆脱不掉，他太受感动了；那种一动不动的景象，那种沉闷而和谐的气氛，那些单调色彩，对他有吸引力，有种深沉的美，在他不注意并非薄的，却是喜爱的，忘不掉的。

耶南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早在十六世纪，已经有姓耶南的人，住在城市或乡村，因为照例有个叔祖伯祖这样的人，一生致力于辑录家谱的事情，把那些无名的，勤勉的，不出众的人物的世系连接起来。开始是些农夫，佃户，村里的工匠，可是后来在乡里当了公证人的书记，渐渐的又当了公证人，最后搬到县城里来。耶南的父亲奥古斯丁，做生意的本领很高明，在城里办起了银行。他很能干，像农夫一样的顽强，为人挺原则，可并不太拘泥，做事很勤勉，贪图享受，喜欢嘻嘻哈哈的，好挖苦人，说话从不忌讳，也因为他家资丰厚，所以方圆几十里的人都尊重他，畏惧他。他是个矮胖子，精神很好，留着痘疤的大红脸上嵌着一对有神的小眼睛，是个好色之徒，至今也还有这个爱好。他喜欢说些野蛮的笑话，喜欢好吃好喝。最有意思的是看他吃饭，除了儿子，几个和他一流的老人陪着他：推事，公证人，本堂神甫等人（耶南老头儿最看不起教士的，要是这教士胃口好的话，他也愿意跟他一块儿大嚼）都是些南方典型的壮实男子。那时整个屋子都是粗野的戏谑，大家把拳头向桌上乱敲，一阵阵地狂笑狂叫。欢乐的空气逗得仆人

和邻居大笑。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老奥古斯丁只穿了件衬衣去地窖装酒，结果得了肺炎。不出一天，他就动身往另一个世界去了；他不相信什么天堂，但像内地反对教会的布尔乔亚那样，在最后一分钟内还是办妥了全部的教会仪式，一来家中的妇女不再罗嗦，二是对这些手续无所谓，三是死后的事就知道了。

儿子安东尼接了他的班。他同父亲一样是个矮胖子，一张红脸，不留胡子，只留鬓脚，说话快而不清，声音很响，时常做些剧烈而短促的小动作。他没有父亲那种管理财务的本领，但办事能力还不错。银行因为时间长，正在一天天的发达，他只要按部就班地维持下去就行了。他在当地很有善于经商的名气，即使他对事业的成功并没有作用。他只是很有规矩肯用心罢了。他为人爱面子，到处受到应有的尊重，他殷勤，直率，对某些人可能太亲狎了些，真情也表现得太多了些，有点儿俗人气息，可是不管城里乡下，他人缘都很好。他虽不大手大脚，却很易支付感情，好流眼泪，真心地为他人难过，令人感动。

同多数内地人一样，政治在思想中占了很大比重。他是外表上很激烈而内心里很温和的老革命党，偏狭的自由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并且学着父亲的样反抗教会。他是市参议员，像同僚们一样以玩弄本区的神甫或本城妇女所崇拜的布道师为快乐。法国小城里的反教会的行动，永远是夫妇争执中的一项活动，是丈夫与妻子暗斗的一种较量，没有一个家庭能够避免。

安东尼有文化也有志向，同他那一代的内地人一样，他颇受拉丁文学的影响，有些篇章能够背诵如流；而拉·封丹、布瓦洛、伏尔泰等的名言，十八世纪诗人的名句，他也知道得很多，还写些模仿他们的诗。他认识的人中有这个癖好的为数很多，而这个癖好也增加了他的名声。大家传诵他的滑稽诗、四句诗、步韵诗、折句、讥讽诗、歌谣，有时是很唐突的，可并不缺少风趣。内心深处的秘密在诗中也有体现。

这个活泼的人，娶了当地法官的女儿为妻，叫吕西·特·维里埃，她的性格和他截然不同。她其实姓特维里埃，不知何时鲜明地一分为二，成了特·维里埃。这个家族世代都做法官，是司法界中很有影响的人物，对于责任，法律，社会的关系，个人的特别是职业尊严，看得很重，做人诚实得迂腐。他们吹毛求疵，轻蔑一切，却悲观郁闷只愿怨天尤人。吕西·特·维里埃就有一部分这种性格，恰恰和她丈夫粗鲁豪放的乐天主义相反。她又瘦又高，比他高出一头，身段很好，很会穿着打

扮，虽然大方却很 unnatural，使她永远显得——像是故意的——比实际的年龄大；她非常贤淑，但对别人特别严，不容许有任何闪失，几乎也不容许有任何缺陷。大家都认为她冷酷，傲慢。她对宗教很虔诚，为了这个，夫妇间常常争辩。但他们很相爱，尽管争辩，彼此都觉得少不了对方。

在实际生活中，他俩都不成熟，很容易受骗。

他们有一双儿女：女儿，叫安多纳德，儿子叫奥里维，应该叫安多纳德姐姐，他比姐姐小五岁。

女儿是个美丽漂亮的女孩子，一头褐发，一张小圆脸，妩媚而忠厚。眼睛很有神，小巧玲珑，鼻子长得秀气好看，正如一个法国老肖像画家所说的，是“那种清秀的，很有格局的鼻子，有种微妙的小动作，使她显得神情生动，表示她说话或听人说话的时候心中很有点儿细密的思潮”。她从父亲那儿秉受了快乐的无愁无虑的脾气。

奥里维是个娇弱的孩子，头发淡黄色，身材向父亲一样矮小，性格完全不同。小时候连续的生病大大的损害了他身体的健康；虽然家里的人为此格外疼他，可虚弱的身体使他成为一个忧郁寡欢的孩子，常幻想，怕死，没有一点儿应付人生的能力。从小怕见人，喜欢孤独，他不愿意跟别的孩子玩，觉得和他们在一起不舒服；他不喜欢他们的游戏，打架，尤其不喜欢他们的蛮横。他被他们打，不敢反抗，要不是依靠父亲，他可能被小朋友们磨折死的。他心肠很软，感觉似乎过敏：一句随便的话，一个同情的样子，一句埋怨，就会使他大哭一场。比他健全得多的姐姐常常嘲笑他，管他叫泪人儿。

姐弟俩感情很好，可是性情相差太远，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生活与幻想。安多纳德越长越美；别人告诉她，她心里很高兴，编织着未来的梦。娇弱又忧郁的奥里维，一与外界接触就觉得格格不入，小脑子便胡思乱想。他需要爱别人，也需要别人爱他。过着孤独的生活，不跟年龄相同的同伴往来，自己造出三两个幻想的朋友：约翰，哀蒂安，法朗梭阿；他一直和他们在一起，因此从来不跟周围的人在一起。他睡得少，空想多。早晨别人把他从床上拉起来，他常常把赤裸的两腿挂在床外，发呆；有时候他会把两只袜子套有一只脚上。双手泡在脸盆里，他也会发呆。在书桌上学习的时候，他也会发呆，回过神来时才觉得自己什么也没干。吃饭的时候，别人跟他说话，他也会一惊一惊的，过一会儿才回答；说了一半有时还没了下文。整日里迷迷糊糊的，像是进入了催眠状态。——大屋子只住了一半，另一半空荡荡的；有的是可怕而挺大的

地窖和阁楼，上了锁的空房神秘莫测，百叶窗都关了，家具、镜子、烛台都遮着布；祖先画像上的笑容老是在他的眼前出现；版画还有帝政时代的，题材都是有德的与轻佻的故事。外边，对门马蹄匠在打铁，锤子的声音一下轻一下重，风箱在艰难地喘气，受着熏炙的马蹄发出了一股怪味道；女人在河边洗衣服；屠夫在隔壁屋子里砍肉；一匹马从街上走过，发出得得的声音；水龙头轧轧的响；转桥在河上转来转去，纤夫拉着装着木料的沉重的船在很高的花坛前缓缓驶过。小院子铺着石板，有块方形的泥地，长着两株紫丁香，旁边是一大堆风吕花和喇叭花，临河的平地上，大木盆里长着月桂和榴树。有时附近市场上很喧闹。……礼拜日的教堂里，歌队唱着走调的歌声，老教士迷迷糊糊的做着弥撒；全家散步，一路跟别人（也是全家人）脱帽招呼，——一直走到烈日当头的田里，云雀在上空盘旋，——或者沿着明净的，镜子似的河走去，白杨在两旁瑟瑟索索地发抖；……然后是丰盛的晚餐，有吃不完的东西；大家头头是道，极有兴趣地谈着吃喝的问题；在座的都是行家，吃喝在内地是桩大事，是艺术。大家也谈商情，说笑话，甚至疾病……而这孩子坐在一角，像只小耗子，伸着耳朵拼命听。大人的话他句句都听着，凡是听不太清的，就靠想象补充。他有种奇特的天赋，能够猜到他从没有也不很了解的思想。——还有厨房，充满着神秘，血腥和各种味道；老妈子在讲奇怪而恐怖的故事……最后是晚上，蝙蝠没声音地飞来飞去，妖形怪状的东西使人害怕，例如大耗子和多毛的大蜘蛛等等。随后跪在床前祈祷，根本不知自己在说些什么；隔壁救济院里响起间或的钟声，那是女修士们睡觉的钟；——还有雪白的床，是他躲着做梦的岛……

一年最好的日子是春秋两季在离城不远的别墅中过的日子。那里，看不到一个人，尽可以随心所欲的幻想。像多数小布尔乔亚的子弟一样，他俩是不跟平民接触的，他们对仆人和长工还有点儿害怕，有点儿厌恶。他们继承了母亲的贵族脾气，——主要是布尔乔亚脾气，——看不起工人。奥里维整天骑在一株槐树的枝上读着奇异的故事：美丽的神话，缪查或奥诺埃夫人的童话，《天方夜谭》，也有游记体的小说，因为法国内地的青年常常向往遥远的世界，做着环游海外的梦。一个小树林遮上了屋子，于是他自以为已远离尘世。但他知道离家不远，心里很高兴：因为他不大愿意独自走远，他已经在大自然中迷失了。四周都是树木，透过树叶的空隙可以看见远处黄黄的葡萄藤，草原上杂色的母牛在啃草，迟缓的叫声冲破田野的静寂。鸡尖锐的啼声在农庄间遥相呼

应。节奏不匀的捣杵声从仓屋传出。千万的生灵在这个天地中活跃。奥里维小心地看着一行总是匆匆忙忙的蚂蚁，蜜蜂像管风琴的管子一般轰轰的响着，漂亮却蠢头蠢脑的黄蜂到处乱撞——所有这些忙碌的小东西似乎都急于要到一个地方去……去哪里？它们不知道。无论哪里都可以！只要是到一个地方……奥里维处在这个无知却布满敌人的世界内打了一个寒噤。他像一只小兔子，听到果实落地或枯枝折断的各种声响就会发抖……花园的一头，安多纳德发疯似地荡着秋千，把铁勾弄得直响，奥里维听到吱嘎声才放心。

而她在依照自己独特的方式在做梦。她整天在园子里搜索，又贪嘴，又好奇，笑嘻嘻地像画眉般吃些葡萄，偷偷地采一只桃子，爬上枣树，或者在走过的时候轻轻摇几下，让小黄梅像雨点似的掉下来，放入口中就化了，跟香蜜一样。或者她不顾禁令去采花，一眨眼她就将从早上起就看好的一朵蔷薇摘到手，又向花园深处的夹道中一抛。于是她把小鼻子用力往醉人的花心中嗅着，吻着，咬着，吮着；然后把东西揣在怀里，放在她很奇怪的眼看在敞开着衬衣下面渐渐隆起的一对小乳房之间……还有一件被禁止的、挺有意思的有趣的事，那就是脱了鞋袜，赤着脚踏在小径的凉爽的细砂上，潮湿的草地上；踩在阴冷处的或是给太阳晒得滚热的石板上；或者走进林边的小溪，用脚，用腿，用膝盖，去触摸水，泥土，日光。躺在柏树荫下，她看着日光中照得发亮的手，一声不响地亲吻着细腻丰满的手臂上像缎子一般的皮肤；她用藤蔓和橡树叶做成帽子，项链，裙子，再用蓝蓟，红的伏牛花，和翠绿的柏树枝作衬托。她将自己装扮成一个野蛮的小公主。而后绕着水池跳，伸手拼命打转，直到头晕，躺在草地上，发出大笑不能控制。

两个孩子就这样过的，虽只隔几步，却毫不相斗，除非安多纳德走过的时候想戏弄一下兄弟，拿一把松针抛在他鼻子上，或者摇他的树，把他从树上摔下，再冷不防扑上去，嘴里叫着“呜！呜！……”

她有时很淘气，骗他说妈妈叫他，要他从树上下来。等到他下来了，她却上去占了他的位置气他。于是奥里维叽叽咕咕，要去告状。可是安多纳德决不会永远留在树上：她连安静两分钟都做不到。骑在树上把奥里维戏弄完了，气够了，看他快哭出声，就爬下来，扑在他身上，笑着拽他的身子，喊他“小傻瓜”，把他摔到地上，拿一把草放在他的鼻子上。他勉强挣扎着，但不是她的对手，于是他仰天躺着，静止不动，像条黄金虫，瘦小的胳膊被安多纳德结实的手按在草地里，装出一

副可怜兮兮的屈服嘴脸。这时安多纳德忍受不了了，望着他打败而认输的神气放声大笑，突然把他抱住，亲切地拍打他，临走还要把一把青草塞在他嘴里表示再见，他气愤地拼命吐，抹着嘴巴，大声叫嚷着，她却笑着跑了。

她总是笑，连睡觉都笑。奥里维在隔壁屋子里，躺在床上编故事，听到她在静悄悄的夜里不停地说梦话或傻笑，时常吓了一跳。外边，风把树吹得刷刷的响，一只猫头鹰在叫；远远的在树林深处的农庄里，狗也跟着叫着。在夜色中，奥里维看着柏树枝像幽灵一样在窗前摇曳，安多纳德的笑让他松了口气。

第二章

两个孩子信奉宗教，尤其是奥里维。父亲公开反对教会的言论使他们听了害怕，但他让他们的信仰自由，他像多数不信教的布尔乔亚一样，觉得家族里有人代他信仰也是好事，在敌方有些同道总是好的；以后的事，我们也没有把握。而且他虽不信教，却相信有神灵，准备有朝一日一定把神甫请来，而且和他父亲实行一样的办法：那即使不会有其他好处，也不见得有害处；一个人不一定要等到家里着火时才想到去保险。

病态的奥里维看上去有几分神秘，有时他感觉自己不存在了。他生来又温柔，又轻信，他需要有人帮助。平时忏悔的时候他体验到一种不好受的感觉，觉得把自己交托给无形的朋友非常好；他总是对你张着臂膀，你可以彻底倾诉，他什么都了解，什么都原谅；在这种谦卑与爱的气氛中洗过了澡，灵魂得以净化，得到了休息。奥里维觉得信仰是自然的事，不懂别人怎么会不相信；他想，就是由于人们的恶意，便使上帝同意惩罚他们。他暗中祈祷，求上帝原谅，并帮助父亲觉悟。有一天在乡下参加一所教堂礼拜，奥里维看见父亲划了个十字，心中很高兴。在他心里，《圣徒行述》是和儿童故事掺杂在一起的。他小时候以为两者都一样的真实。童话中嘴唇裂开的史格白克，饶舌的理发匠，驼背的嘉斯伽，都是他熟悉的；在田间散步的时候，他时常留神寻找那黑色的啄木鸟，嘴里衔着寻宝人找寻的神奇草，而迦南与福地通过儿童的心里想象就成为蒲尔乔或贝里区域的地方了。当地有一个圆形的小山，顶上矗立着一株小树，就像干枯的羽毛一般，在他眼里仿佛就是亚伯拉罕点起火把的山头。麦田尽处，有一堆干枯的丛树，他以为就是上帝显灵的燃烧的荆棘，因为年代久远而熄灭了。后来到了不再盲目相信有神的年纪，他仍然喜欢拿那些点缀他信心的通俗传说来迷惑自己，觉得其乐无穷；他并不真的上这些传说的当，心里却极愿意上当受骗。因此有很长时间，在复活节以前的星期六，注意搜寻那些在星期四飞出去的钟从罗马带着小幡飞回来。长大以后，他终于懂得那不是真实的，可是听到教堂的钟声仍不免扬起脸向天空呆望；有一次，他好像真的见到了一口钟系着蓝丝带从屋顶飞过，虽然他心里认为这不可能。

他需要沉湎在信仰和传说的世界里。他逃避生活，逃避自己，体弱多病，面色苍白，他很痛苦，听人提到他这个情形就忍受不了。他生来的悲观，毫无疑问是从母亲方面继承来的，而悲观主义在这个病态的孩子身上特别容易滋生。他自己这样认为，便以为所有的人都和他一样。这个十岁的小孩在休息时不来园子，而是在屋里边吃东西边写东西。

他写了很多很多，每晚都要偷偷的写日记，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要写，因为他除了没有的话以外，没有什么可说的。写作对他是一种遗传的爱好，是法国内地的布尔乔亚——这个毁灭不了的古老的种族，几百年传递下来的需要，每天写日记，直到死去，用一种笨拙的，几乎是英雄式的性格，把每天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所饮所食，仔细记录下来。他知道谁也不会读这东西，自己写完后也永远不看了。

音乐对他是一个避难所，可以躲掉光明的太阳。姐弟俩都有音乐家的心灵，尤其是奥里维从母亲那里秉承了这种天赋。兴趣是并不高明的，没有人能在这方面指导他们：在本地所能听到的音乐只不过是本地的铜管乐队所奏的进行曲或是每到节日演奏的阿唐的乐曲，教堂里的管风琴所奏的浪漫曲，中产阶级的小姐们在没有标准的钢琴上所弹的圆舞曲或波尔卡，大众歌剧的音乐，莫扎特的两三支奏鸣曲，总是那几支，弹错的音符也依旧是那几个。家中招待宾客时，演奏音乐是晚会节目的一个组成部分。吃过夜饭，只要是能弹琴的全都被请出来献技：他们开始红着脸推辞，最后拗不过大家的请求，就弹一个他们十分拿手的曲子。在场的人无不赞美艺术家的记忆力和技巧的完满。

几乎每次晚会都要来一套这种玩艺，将两个孩子对晚餐的乐趣全部给破坏了。要是两人合奏巴尚的《中国旅行》或韦伯的小曲，他们因为相互搭配得非常好而还不怎么害怕。如果要他们独奏，那可说是受罪了。比较勇敢的安多纳德，虽然心里厌烦得要死，然而明知逃不掉，也就义无反顾地在钢琴前面坐下，开始弹她的回旋曲。简直糟糕透了，不是把这一段搞糊涂了，就是那一段再次弹错了，然后停下来转过头对大家笑一笑：“啊！我记不起来了……”

说完后她跳过几个小节重新开始，一口气弹完为止。接着，她因为大功告成而十分快活，在客人的赞叹声里回到座位上，羞怯地笑着说：“弹错的音很多呢！”

然而奥里维的脾气并不太好说话，他忍受不了人前献技，成为大众注意的焦点。当着人家说话，他已经非常痛苦了。特别是为那些不爱音乐的人演奏甚至为那些讨厌音乐，而只为了习惯才请他演奏的人，更使他感到

是种专制，为此他极力反抗，他拼命的拒绝。有的时候，他竟然溜之大吉，藏到一间黑房或走廊里，甚至顾不得对蜘蛛的恐惧而一直逃到阁楼上。谁知越是逃避，别人越逼你，话也更绝妙，同时又引起父母的不满，而他反抗得太激烈的时候还要挨几下巴掌。最后他仍然要弹奏，当然是弹得非常坏了。事情过后，由于弹得不好而伤心，因为他是真正爱音乐的。

小城中的趣味并不总是那么庸俗，有一段时间，几个布尔乔亚家中的室内音乐会办得很好。耶南太太经常提到她祖父，十分热心地拉着大提琴，唱着格路克、达莱拉克和裴尔东的歌曲。家中至今藏着厚厚的一册乐谱和一本意大利歌谣。因为那可爱的老人像柏辽兹所说的安特列安先生一样“非常喜欢格路克”。然而柏辽兹马上心酸地补充一句：“他也非常喜欢皮吉尼”。大概他更喜欢的是皮吉尼。总之，在外曾祖的收藏里，意大利歌曲占着绝大部分。那些作品就是小奥里维的音乐食粮。当然其中没有多少实质的养料，有点像人们拼命塞给孩子吃的内地糖果，吃多了可能要倒胃口，永远不能成为营养丰富的食物。然而奥里维嘴馋得很，决没有倒胃的危险。正常的营养，人家是不给他的。没有面包，他便拿糕饼充饥。因此，契玛罗萨、马西哀罗、罗西尼，便成为这个忧郁神秘的儿童的保姆，在应该喂他乳汁的时候却给灌了醇酒。

他经常独自弹琴，自得其乐。他已经深深地受到音乐的感染。对于所弹的东西，他不求明白，只懂得消极的体味。无人想到教他学和声，他自己也不在乎这个。所有与科学或科学精神有关的，在他家中完全是陌生的，特别在母系方面。那些司法界中的人全是人文主义的脑袋，碰到一个算题就发昏了。他们提到过一个在经纬局办事的远房兄弟，认为他是个奇人，可是听说他最后还是为这种工作发了疯。内地旧家出身的布尔乔亚，思想十分健全非常实际，然而因为肚子塞得太饱，日子过得特别单调而有些迷糊，以为自己的人情世故是很好的法宝，只要有了它，世界上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他们几乎将科学家看作一流艺术家，比其他人更有用，然而不及别人出众，因为艺术家至少是没什么用处的，而毫无用处就带点高雅的成分。科学家好像是要手艺的工人，更像有点学问且有些疯癫的工头，在纸上很能干，然而一出他们研究课题的工厂就完了！如果没有通情达理的、富有人生经验和商业经验的人给科学家做向导，科学家无论如何也做不出什么大事来。

• 不过，这种人生经验和商业经验并非像明理人那样可靠。他们的所谓经验仅仅是一些奉行往昔的惯例，所能应付的仅限于最为简单的事。一旦发生了意外，应当机立断的处理的话，他们便束手无策了。

银行家耶南就是这种人。他办什么事都按事先计划的行事，都是按照内地生活的规律准确地重演的，因此他从来没有在业务上碰到严重的困难。他继承了父亲的事业，然而并没有管理金融的特殊的才能；自从他接手以后一切都非常顺利，他便归功于自己的聪明。他常说一个人只要诚实，谨慎，通情达理就行了；他准备把自己的家业传给儿子，却从不问儿子的兴趣所在，正像当年他的父亲对待他那样。他也不替儿子作事业方面的准备，让孩子们自由生长，只要他们做个好人，特别希望他们幸福。他十分疼他们，因此他们对人生的艰险丝毫都没有准备，好像是温室中的花。那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不是永远可以这样过下去吗？在环境好的内地，在这个既富有又受人尊重的家中，有一个慈爱、乐观和开明的父亲，交际甚广，具有一定的地位，过着太容易太光明的生活！

安多纳德十六岁。奥里维正准备参加初领圣体的大典，神秘梦想将他搞得直发昏。安多纳德听着迷人的希望，唱着甜蜜的歌谣，好像四月的夜莺的歌声，萦绕年少的心田，她感到身心像鲜花那样绽放，听别人夸自己俊俏秀丽，心中异常兴奋自豪。父亲的夸奖，无所顾忌地说话，弄得她飘飘然。

他十分宠爱自己的女儿，她的卖弄风情，她的顾影自怜，她的天真而狡狴的小手段，让他看了心花怒放。他把她放在膝上，用爱情的诗句和她打趣，说她迷倒了多少男子，有很多人来向他求婚，还说他们都是些老成的布尔乔亚，一个比一个老，一个比一个丑，把她气得大喊大叫，尔后报以大笑，手臂绕着父亲的脖子，脸贴着父亲的脸。他问哪一位能幸运地被她选中：是那个被女佣人戏称为丑鬼的检察官呢，还是那个胖胖的公证人。她轻轻地打他两下，作为惩罚，或者用手捂着他的嘴巴。他亲吻着她的小手，一边将她在膝上颠着，一边唱着那支老山歌：

漂亮的姑娘你要什么？

是否要一个丑丈夫？

她噗哧一声笑了，抚摩着父亲下巴上的络腮胡子，接着唱下去：

与其丑，不如美，

夫人，就请您做这个媒。

她明白她有钱，或者是将来有钱的，父亲用各种口吻和她说过，她有很丰厚的陪嫁，因此她决定自己挑选。当地有儿子的大户人家都极力奉承她，在她四周安排了许多小手段，张着细密的网准备捉那条美丽的小银鱼。然而那条鱼对他们来说，很可能成为四月中的糖鱼，因为聪明的安多纳德早已将他们的伎俩看穿了。她感到十分好玩；她非常高兴有人追逐她，

可是不愿让人捉住。她的小脑袋中早已挑好了未来的丈夫。

本地有一户贵族——通常每地只有一家，自称为外省的后裔，事实上仅仅是祖上买了国家的产业，或是在十八世纪当过行政官员，或是在拿破仑时代承包过军需——叫做鲍尼凡，在离城几里以外有座城堡，尖顶的塔楼，耀眼的石板，四周是大森林，中间还有好几个养鱼的池塘；他们正极力讨好耶南家。年轻的鲍尼凡对安多纳德非常倾慕，这个漂亮的小伙子，以年龄而论相当结实，相当胖。他每天只知道打猎，吃喝，睡觉；能够骑马，会跳舞，举止还算文雅，并不比其他入蠢。他不时从古堡到城中去，穿着长靴，跨着马，或者坐着双轮马车；他以生意上的事为借口去拜访银行家，偶尔带一篓野味或一大束鲜花送给太太小姐们。他借这种机会去追求耶南小姐。两人一同在花园中散步，他极力巴结她，一边快乐的和她谈天，一边拈着自己的唇须，踢马刺蹬在阳台的石板上嘣嘣地响。安多纳德感到他非常可爱。她的骄傲和她的虚荣心都十分舒服。童年初恋的岁月是那么温柔，她沉浸在其中陶醉了。奥里维却讨厌这个乡下绅士，因为他身强力壮，笨重，粗野，笑起来声音非常大，手像钳子一样，老是十分轻蔑地把他叫做“小家伙……”，同时用手拧他的面颊。他非常痛恨——当然不是真心的——那个家伙爱她的姐姐……爱着这个属于他而不属于其他的人的姐姐。

这时，祸从天降。那是几百年间生长在这块土地上，吸干了它的浆汁的老布尔乔亚家庭，迟早都必须遇到的。他们安祥地平静地在那里打盹，自认为和负载他们的大地同样不朽，然而脚下的泥土早就荒芜了，他们已无根须，人家用力一铲，这棵大树怦然倒下。那时，大家以为遭了恶运，遭了飞来横祸。要知道如果树身坚固的话，恶运也算不上什么；或者灾祸就像暴风吹过，即使折断几根枝桠，却无法动摇根基。

这个轻信，懦弱，爱慕虚荣的银行家，他喜欢在眼睛中揉进点儿沙子，一厢情愿的把“实际”和“表面”混为一谈。他乱花钱，花得非常多，但由于世代相传的节俭的习惯和事后的懊悔，减少了他挥霍的程度（他浪费了几方丈的木材而舍不得用一根火柴），还不致让他的财产受到严重的损害。在商业方面，他也十分粗心。朋友向他借钱他从未拒绝过；而要做他的朋友也很容易。他甚至没有想到让人家写张收据；人家欠的账目登记得不清不楚，人家不还债，他绝不讨要。他盲目地相信别人的善意，正像他认为别人也相信他的善意一样。尽管表面上很果断，心直口快，事实上他胆子很小，从来不敢拒绝某些冒失鬼的请求，也不敢对他们的偿还能力提出怀疑。这种作风既因为好心也因为胆怯。他不愿意得罪任何人，生怕受

到侮辱，因此永远让步。他把这些事做得很热心，仿佛人家拿了他的钱是帮了他的忙，以此来欺骗自己。他几乎认为真的是这样，他的自尊心和乐观的脾气，非常容易让他相信做的全是好买卖。

他的做法当然不会博得债务人的好感：乡下人对他好极了，他们知道要他帮忙是永远没有问题的，也就不肯放过机会。但人们（包括老实人）的感激像果子一般应当及时采摘的。倘使让它在树上熟透了，就会霉烂。那些曾经得过耶南先生好处的人，认为这是耶南先生应该给他们的，甚至还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耶南先生既然肯如此勤快地帮忙，肯定是有利可图。有的人则在赶集的日子里，手里拿上只野兔或一篮子鸡蛋，送给了银行家，认为这即使不能抵债，至少可以抵销一部分情分。

尽管如此，这毕竟是一些小数目，并且跟耶南打交道都是一批本分人。因此，没有什么大的害，损失的钱也是微乎其微的。

后来有一个经营大企业的阴谋家，得知他的资金和随便放款的习惯，这就不一样了。那神气十足的家伙，挂着荣誉勋章，自称有很多了不起的朋友。他那种即威严又亲狎的口吻，对付他看中的人是太恰当了。他为了证实身份所用的方法极其幼稚可笑，任何一个比耶南聪明点的人都会识破，他拿出了一些阔朋友写来的信，以证明他的话并非无中生有。这样的人需要资金时，谁都会帮助的。关键是要找一头羊，首先跳下去，来引其他的羊一起下去。耶南先生大约就是那第一头跳水的羊。他是只柔顺的绵羊，天生是为人家剪毛的。他被来客的花言巧语给迷惑住了。他先用很少的钱去博，竟然成功了；于是他下大注，终于把所有的钱，不只是自己的，而且连储户的都放了下去。他没有告诉他们，他以为胜券在握，他想让大家惊喜地看他多么地在行，为大家挣了那么多的钱。

他的事业破败了。跟他有往来的一家巴黎商号的信里随便说了一句，提起一桩新的倒闭案件，他不知道耶南就是被害人之一。因为耶南从没跟任何人提过这事，而且事先竟没有——好像还故意回避——向消息灵通的人探听一下，把这桩事做得很隐蔽，总是相信自己的见识，自以为是常胜将军，听到些风言风语也不在意，许多人都会犯致命错，好像到了那个时间段非得把自己的名声破掉不可，像疯了一样直到把自己搞得身败名裂。

耶南跑到火车站搭上去巴黎的火车。他要去找那个家伙，心里还希望那消息不是真的，或者是夸张的。到后来，人没有找到，祸事却得到证实了。他瞒着这可怕的消息，外边还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想拖段日子，哪怕拖几天也是好的；凭着那种不可救药的乐观的脾气，竭力相信还有方法补救，即使不能挽回自己的损失，至少还能补偿主顾们的。他作一些假设，

其忙乱与笨拙让他把可能变为现实的机会也葬送了。借款到处遭了拒绝。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拿少数仅存的资金做的投机事业，终于把他断送了。从那以后他的性情完全改变。他嘴里一字不说，却变得非常可怕。当着外人的面，也仍勉强装做快活，可是恶劣的心绪谁都看得出来：人家认为他身体不好。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可就不大留神了、他们马上感觉他瞒着什么严重的事情：忽而跑到屋里，在一件家具中乱翻，把纸片弄了一地，因为东西没找到，大发脾气，而后，他在乱东西中间发呆；人家问他在干什么，也说不上来。他好像不再关心妻子儿女了，在与他们亲热的时候眼中噙着泪。而且食欲不振，坐卧不安。

耶南太太从不过问他买卖事情，现在问他，竟遭到粗暴的拒绝了。她非常生气，也没有多往下问。但是她心惊胆战地觉得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孩子们想不到那危险的到来是多么可怕。以安多纳德的聪明，一定会像母亲那样有预感的；但是她正在一心体会初恋的滋味，她认为乌云自会消散的。

能了解银行家心绪的还得算是小奥里维，他感到父亲在那里很痛苦，便暗地里和他一起痛苦。但他什么都不敢说，因为他什么都不懂。再说，他也尽量避免去想那些悲哀的东西。他也像母亲和姊姊一样，认为自己不愿看到的事肯定不会发生。可怜的人预感到危险即将到来，便像鸵鸟一样把头藏起来，好像那些祸总打不到他似的。

让人心慌的传言逐渐多起来了，说银行的资金已经亏损殆尽了。银行家在主顾面前依然装做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猜疑得最厉害的人要求提取存款，耶南拼命声辩，并因为人家不相信他而非常气愤，甚至和老主顾们大吵大闹，如此一来使大家更加怀疑了。人们纷纷要求提款。他无计可施，心烦意乱，竟然带着仅剩的一点现钞去赌博，结果一会儿工夫全输光了。

他的突然出门，使小城里的人更慌了，纷纷去向他讨债，他夫人费尽口舌解释了大半天，还赌咒说她丈夫一定会回来的。他们不太相信这话，尽管心里极愿意相信，大家听了都松了一口气，猜想以耶南的精明，即使出了乱子也是有法补救的。银行家的态度恰好证实这个印象。如今他看明白了只有一条路可行，便显得很疲乏，可是很镇静。下了火车后，他遇到几个朋友，大家谈着田里的旱情，谈着葡萄长势，还提到了晚报上所提到的倒闭消息。

• 回到家，妻子慌张地讲起他出门后发生的事，他装做不在乎的样子。她看着他的脸，并没有开口问，想让他自己说出来。他不愿意提到那桩双方都很痛苦的事，妻子故意想跟他接近，逗他吐露衷曲。但他不想让她伤

心，只提到今天的天气和自己很累，而后大家坐在一起吃饭。

他几乎没有说话，样子很疲倦，拧着眉头，用手指弹着桌布，勉强地吃了一些东西；他呆呆地看着孩子和妻子，太太很生气，沉着脸，注视着丈夫的一举一动。晚餐快吃完了，他好像清醒了些，与安多纳德和奥里维轻轻地谈话，问他们在他出门以后做了些什么；但他好像没听到他们的回答，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们，脸上毫无表情。奥里维发觉有些不对劲，话说到一半就停止了，不再继续往下说。安多纳德窘了一阵，又兴奋起来，咕咕呱呱地说个不停，把手放在父亲手上，或是拿手肘触他的手臂，要他留神听她的话。耶南一句话也没说，一会儿看着安多纳德，一会儿看着奥里维，额上的皱纹越来越深了。女儿的故事只讲到一半，他终于支持不住了，站起来走向窗子，惟恐家人窥破他的心绪。孩子们折好饭巾，也站了起来。耶南太太把他们打发到园子里去玩，花园里很快传来两人的欢笑声，追逐声。耶南太太顺着桌子走了过去，好像找什么东西似的。她走到丈夫身边，一方面感情冲动，一方面怕佣人听到，所以哑着嗓子问：“安东尼，你没事吧？你肯定心中有事……没错！你有些事瞒着……是什么倒霉事儿？还是身体不舒服？”

耶南仍然不耐烦地耸耸肩，冷冷地回答道：“没什么事，别再烦我了。”

她很生气地对自己说，无论他发生什么事我都不问了。

耶南走到外面的花园，奥里维和姐姐正在欢快地玩耍着。但是奥里维突然说不想再玩了，他斜倚在阳台的栏杆上，站在离他父亲不远的地方。安多纳德过来逗他玩，他却很生气的把她推开；她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他依旧不理她，她就回屋弹琴去了。

奥里维和父亲呆呆地站着。

“有什么事吗，孩子？”父亲温柔地问：“怎么不愿意玩了昵？”

“我很累，爸爸。”

“好吧，咱们在凳子上坐一会儿。”

他们坐下了。这是九月的晚上，一切都很清明。花儿的清香和水的湿润混在了一起。飞蛾在花上面飞舞，像小纺车一样。对岸的邻人坐在屋前谈话，悠闲的语声在静寂中清晰可闻。屋子里，安多纳德弹着歌剧里的曲子。耶南握着奥里维的手，默默地抽着烟。黑影把父亲的脸慢慢地挡住了，孩子只看见烟斗里一星星的火光，一熄一亮，最后终于完全熄灭。他们俩都没说什么。奥里维问到几颗星的名字，耶南除了那几个无人不晓的大星宿外，一个都说不出来；但他假装孩子问的就是那熟悉的几个，便一个一